

LANSEDEMENG HUANGGUORONGZHU

JIEFANGJUNWENYICHUBANSHECHUBAN

黃國榮 / 著

解放軍文藝出版社 / 出版



Lansedemeng Jiefangjun wenyichubanshe

藍色的夢

I247.5
4464

126637

LANSE DEMENG

藍色的夢

黃國榮/著



京电力大 00058168

解放軍文藝出版社 出版

蓝色的梦

黄国荣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总发行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印张7·25·插页1·字数151,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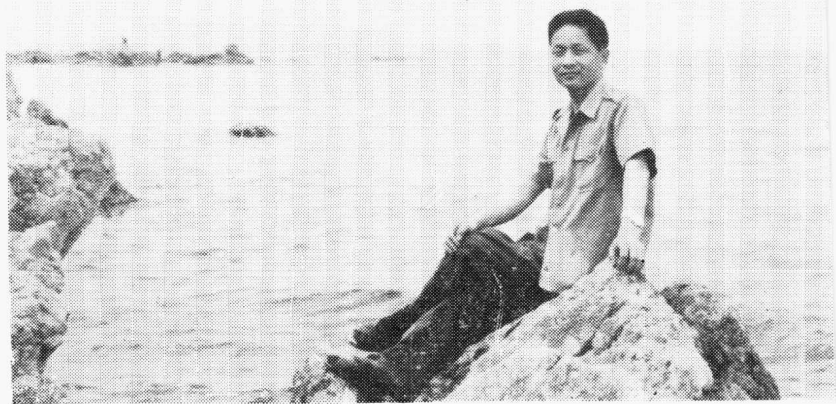
1990年11月第1版·1990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8,000

ISBN 7-5033-0174-0/I·147

定价：3.00元

（如有印刷、装订差错，可向本社调换）



无中生有，绝不无病呻吟。

写作是一种无止境的交织着痛苦与
欢乐的自我剖析、自我认识、自我征服
的自寻烦恼。

—黄国荣

作者小传

黄国荣，笔名箫簧、秋野等，1947年生于苏南水乡。大专文化。1968年参军，历任班长、排长、文化干事，文化处、宣传处副处长，师政治部副主任等职。自幼受民间文艺熏陶，1978年开始文学创作，在军内外报刊发表小说、散文等20余万字。现为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编辑，中国作协山东分会会员。

美丽的·苦涩的

——序《蓝色的梦》

凌行正

我们部队文艺工作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重视业余文艺创作。无论是在战火纷飞的时代，还是在意气风发的和平建设时期，部队的千军万马中总有不少人一手握枪一手执笔，把自己的所视所闻所思所感，写成各式各样的文艺作品，或愉悦自己，或昭示他人。他们中间有的后来进入了专业文艺创作队伍，有的则始终坚持业余创作，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成绩。黄国荣同志大约属于后者。

他可以被称为一名“海岛战士”。自从入伍当兵、当处长、当师政治部副主任，一直坚守在风急浪高的渤海湾的海岛上，直到后来把爱人孩子也接上了海岛。为了改善守岛部队比较枯燥的单调的文化生活，他编演文艺节目，组织战士演出队巡回演出。但是，他的业余时间的大部分，却是用在小说创作上。无边无际的大海使他沉醉，艰苦的守岛生活使他意识到海防卫士的价值，指战员们的特殊际遇和崇高的精神境界使他感动，他觉得不能不写他们，不能不表现他们。于是，在惊涛拍岸的夜晚写，在风雨如晦的黎明写，在

充满海腥味的礁石旁写，在登陆艇的舷边写……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他的第一部小说集，他的多年来大部分发表在《解放军文艺》和《昆仑》上的优美篇章，的确是他的作为海岛战士的一片“蓝色的梦”。

这一片“蓝色的梦”，是美丽的。象浪花一样美丽。小说集中，作者以自己的饱满的热情，对他所熟悉所喜爱的人物，倾注了自己的心血。这里有为了自己的党籍，含辛茹苦、百折不挠地寻找党组织找了几十年的战斗功臣宋来顺（《册上无名的党员》）；这里有在雾海上遇险，经过生死考验而净化了各自灵魂的副班长桑立果和战士鲁新成（《雾障》）；这里有在船艇上与一群男性战士接触而端正了自己生活态度的护士长（《大雁飞过》）。特别是在短篇小说《突上去》中，作者成功地刻画了一位可敬可亲、体贴战士的连长郑兴的形象。他本来在住院治病，但得知副连长一个人在连队领导军事训练遇到困难时，便悄悄溜回到连队。他没有就射击训练去抓射击训练，而是从关心体贴战士入手，解开了超期服役老战士、“杠子头”五班长耿志厚的思想疙瘩，从而发挥了骨干们的作用，结果真正把射击训练突上去了。这些为了守卫祖国海岛而不计较个人得失、乐于牺牲奉献的军人们，在黄国荣同志的笔下，个个栩栩如生，跃然纸上，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然而，这一片“蓝色的梦”，又是苦涩的。象海水一样苦涩。《蓝色的困惑》中，写了打鱼队队长梁兴平的坎坷和不幸。他风里来，浪里去，摸海参，抓鲍鱼，连年为部队创造财富，增加副业收入，可是他解决不了他自己以及他手下战士们具体问题。他只好望海兴叹。中篇小说《请留下名

字》，叙述了一个大海深处的孤岛上，一个排长和两个士兵的不平凡的故事。排长康国伟怀着某些个人的小打算，从上级机关下到这个孤岛上，在和士兵崔西月和成玉良的相处中，他的灵魂经受了痛苦的磨练，他在这个岛上只呆了七个月零二十一天，当下岛时，他无法在“擎天柱”上刻下自己的名字。他这时才意识到，一个人所到之处，总要给人们、给历史留一些东西，而人们和历史总要给你一个公正的评判，难道让自己的名字留在这里遗臭万年吗？……小说的结尾是意味深长的。《相逢何必在今天》象一幕辛辣的讽刺喜剧，描绘了行为不检的战士汤飞凡和品貌端庄的女护理员覃馥的巧遇。在覃馥的感召下，汤飞凡从怕苦装病到以优良成绩考入了第二炮校。这是个虽然暂短但却是艰难的历程，“为什么开始人们冷落我，后来又尊重我，这不在我汤飞凡这个人，而在于我这个人的行为的价值。”他为此付出了代价。

黄国荣同志在他的繁忙的部队工作之余，在那各方面的条件都比较差的海岛上，坚持业余文学创作多年，为我们编织了这片“蓝色的梦”，是颇不容易的。它之所以有浪花般的美丽，海水般的苦涩，恐怕得益于长期的生活积累，得益于他就在生活中。因此，我们有理由期待我们众多的业余作者，在我们的军事文学大花园中，捧出他们的一朵朵鲜花。

1990年5月14日

北京·黄寺大院

目次

美丽的·苦涩的

——序《蓝色的梦》……………凌行正（ 1 ）

突上去……………	（ 1 ）
选苗……………	（ 13 ）
新兵白骠……………	（ 19 ）
请调报告……………	（ 30 ）
小岛行……………	（ 37 ）
相会何必在今天……………	（ 47 ）
大雁飞过……………	（ 58 ）
天外来客……………	（ 65 ）
册上无名的党员……………	（ 92 ）
请留下名字……………	（ 107 ）
雾障……………	（ 163 ）
蓝色的困惑……………	（ 175 ）
喜婆……………	（ 190 ）
鲤鱼跳龙门之喜……………	（ 205 ）
天堂……………	（ 212 ）

突 上 去

尽管杜副连长给连部的勤杂人员立了死规定——不准给住院的连长打电话，但郑兴每天还是悄悄地从文书那里得到一次电话。

“司令部通报，八连轻武器射击，及格率百分之百，优秀率百分之七十六点五。”

“转师司令部通报，一团一连轻武器射击，及格率百分之百，优秀率百分之八十点三……”

“上级对一团一连又进行了抽测，二十名同志，其中有连长、指导员，结果十九个优秀，一个良好，优秀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五……”

“乖乖。”郑兴放下电话，再也躺不住了。他二十八、九年纪，个头不高不矮，相貌堂堂，浑身上下一个字：俊。过去是师里的文艺骨干，别看现在当了连长，到乐的时候，多少还带点孩子气。接完刚才那个电话，孩子气早跑得没影了，你看那两条弯弯的眉拧得都竖立起来了。他心里盘算，八连还好说，咬咬牙，能赶上去。一团一连的标准太玄啦！射击考核这几天就要搞，比赛期限迫在眉睫，一连是比赛中的“对手”，就甘拜下风吗？那不是咱“虎山连”的作风，

也不合俺郑兴的脾气。可怎么突上去呢？同志们的情绪怎么样？是泄了气还是鼓了劲呢？更要命的是现在连里只杜副连长在唱“独角戏”！这节骨眼上，我怎么能到医院里安安稳稳睡大觉呢？寻思了半天，他一拍大腿：“嘿！溜。”他知道明着缠磨肯定白搭，决意来个“先斩后奏”。

—

副连长杜大根嘴上燎起了两个大水泡，这几天真把他忙“盖”了。副指导员上政工教导队学习；赶着巧，指导员又上军区参加“三学”经验交流会；正较劲的当口，连长郑兴又病了，得了急性肠炎住了院。他地地道道成了军政“一把手”。这些日子来，他真的豁出去了，跟战士一样，睁眼一直干到灯黑，夜里还查铺查哨，真有点“虎山连”的气魄。累点苦点倒没啥，他最怕担心事，一担心事就上火，一上火嘴上就起泡。这两天的通报电话，真给他心里塞了把火。他想：咱“虎山连”多咱跟人腩后里转过？说啥也得突上去，尤其自己在“主持”工作。果真，他又采取了新措施，给全连作了动员，自己身先士卒，把中午晚上的所有时间都搭上了。他队前饭后反复讲：“大家伙都争口气，也给我长长脸，老同志先别考虑走还是留，多想想连队荣誉，有啥问题等打完靶，连长、指导员来家了，咱再好生料理。”可事情偏生就是这样，越忙越出岔。昨晚有人坐岗，今天清晨，先行班一班长和神枪手小许爬不起来了，高烧三十九度六。这就够他揪心的了。不想中午班长会上，“杠子头”五班长耿志厚又跟他抬上了，他要把党团活动剩下的时间去搞训练，

而五班长非要带几个人去做好事，两个人争得脸红脖子粗，你说这能不叫他起泡吗？这么一闹腾，他乱了步调，没了主意，只得违反自己的规定，拿起电话就摇师医院。文书在一旁看着他那神气，扔过一句：“不是谁也不许给连长打电话吗？”叫他一声吼，撵出了屋。

“喂！医院吗？请你赶紧找找我们连长。什么？叫郑兴啊，啊！跑了？叫我帮你找找。哎呀，我的护士同志，人家心里一团火，你倒六月天吃冰棍凉着呢。什么？真的跑了！”

“老杜！这不来了嘛。”郑兴兴冲冲地推门进了屋。

“哎呀，来了。”杜大根撂下电话就握住郑兴的手，“你可回来了，乱套了，我实在拨拉不开这盘棋。”

“看你急的，嘴上又起泡了。”郑兴心痛地说。

“好了吗？”杜大根关切地问。

“这不还在追嘛！”耳机里吱吱地响着女护士的声音。

杜大根这才想到电话没打完，赶紧拿起话筒：“哎呀，对不起。是回来了，刚回来。什么？叫他马上回去，这叫我怎么跟你说呢？”

“喂，王护士吗，我给主任留着信哪！”郑兴接过了话筒，“明天我让卫生员去拿药。”郑兴一挤眼，又把话筒给了杜大根。

“哎，我说护士同志，我们连队现在离不开他呀……”杜大根在电话上跟王护士磨开了。

“哎，你真好了吗？”杜大根打完电话，回头一看，郑兴早没影了，“就这么个脾气，干起工作来不顾命。”杜大根嘴上虽这么埋怨，心里可甜丝丝的。连长一回来，什么都

好办了。见连长没歇脚就上了训练场，他喜滋滋地一边往训练场去，一边寻思赶紧跟连长凑凑情况，先剃剃那个“杠子头”，再好好定定下一步的主意。

渤海边的春天比内陆要晚俩月，内地三月桃花红，三月渤海还冰雪封，海风刮到脸上还怪扎人。杜大根用手捂着嘴，顶着寒风直奔海边靶场。刚上山坡，叫坡下“嗨呀啊”的一片吼声把他惊住了。他一看下面的情景，愣了：部队不在训练，郑兴正领着大伙在搞摔跤对手赛呢。他心里不由生了几分不如意，心里话：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玩那一套。嘴一噘，两个水泡鼓得更高了。他颠下坡来，悄悄地拽了拽郑兴的衣角。

“别急，晚上咱好生谈。一——二！一——二！”郑兴一门心思地指挥着大伙比赛。

杜大根没法，看着郑兴那股孩子气，又好气又好笑。郑兴就有这么个特点，他只要跟战士生活在一起，从来没有过愁事。也真怪，战士们一看到郑连长也乐得没有骨头似的，而且不管干什么呼应的，真是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你看，战士们叫他一呼隆，一个个头上都象小蒸笼，冒起了热气，一张张小脸蛋都赛过那“红香蕉”苹果了。

摔跤比赛结束，郑兴还没找杜大根凑情况，又挨个去检查射击要领了。杜大根只好硬憋到晚上。

二

杜大根撂下碗筷哪也没打岔就回了连部。他拿出老家寄来的龙井，泡上两杯热茶，找出那本不大常用的工作笔记，

提笔一本正经地把这几天的事情理巴起来。他打谱归拢几个问题，准备跟连长好好商讨商讨。一杯茶凉了，他也理巴得差不多了，郑兴没来；又等了一个时辰，郑兴还没到。这一等不来，二等不来，杜大根又上火了。他“腾腾”跑到一排，说连长给一班长和小许送来病号饭，坐一霎就走了。到二排，见耿志厚坐在那眼睛瞅着鼻子愣神，战士们说连长走好大一些时候了。他又上炊事班，一拐弯就听到炊事班宿舍里发出哈哈的笑声：“对，这就叫大军未动，粮草先行，吃不好，哪来劲头练武呢？”一听那动静，没错，是郑兴。

杜大根气呼呼地推开大门，放炮似地吼：“你还有完没有完？”

“完了完了，你是行家，看看这星期的食谱行吧？”郑兴笑呵呵地把食谱递给杜大根。

“都什么时候了！”杜大根摔下这句话就走了。郑兴只好跟他回了连部。

两人一坐下，杜大根就亮开了他的观点：“‘虎山连’啥时候也没被困难吓倒过，现在全连嗷嗷的。问题就在耿志厚这个‘杠子头’，过去工作没说的，可现在他倒成了挡头。这些天，他的情绪很不对劲，整天掉了魂似的，恐怕是考虑走留过多吧！训练没心思，别的班都呼呼地上，唯独他班小温，子弹喂了这么多，就是上不来，弹着点就象放的鸟枪：‘百散’。到时候他给你捅上个漏子，来个不及格，那不毁啦！我看不好生把他料治好，训练怎么也突不上去。你看他今天来这个犟，下午非要带几个人去帮王大娘做好事，学雷锋多咱不能学，非单单往这急火头上凑。他是个党员、老兵，又是班长，影响一大片哪！我都听到了，下午有好几

个战士叽叽喳喳在议论这个事，心都散了。再一个，人家一连那个标准不是吹的，硬着哪，到这个时候按部就班不行了，我看明天那个星期天趁早拉倒吧。其他工作也让一让，到时候真要落人家后头，咱脸上有啥光彩，心里是个啥滋味？……”杜大根越说越有劲，郑兴喝着龙井，细心地品着杜大根的每一句话。回来这半天，各班这么一转，情况摸个差不离，心里有了个谱。等杜大根把火发完，郑兴不紧不慢地说：“这些天着实把你累得够呛，真是里里外外一把手，训练成绩也有了提高。”

倒不是杜大根喜欢表扬话，可听顺话总比别的舒坦，他一吸鼻说：“那算什么，如今没有点干劲还行。”

“可现在有个问题需要琢磨，训练怎么个突法才能上去？我想，要把训练突上去，其他各项工作都要赶到前面去，不然的话，揠下葫芦起来瓢，时间上看起来突了，其他问题也都冒出来了，弄不好训练还要掉下来。”郑兴用商量的口气慢悠悠地说着，杜大根心里可一阵紧似一阵。他狐疑地问：“那你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当干部的越要清醒，工作越要扎实，否则就要出纰漏，这是有教训的。坐岗、病号、顶撞，这些问题都要问个为什么。我觉得耿志厚虽说态度不好，但他的意见是正确的。”

“什么？”杜大根有点不理解了。

“这几天他思想有包袱，据了解他家里来了一封信，不解决他的问题，对老同志是有影响的。这个疙瘩我来解。我想这几天训练很紧张，战士们够累的了。你知道吧，有不少战士手脚都起了冻疮。另外，战士们身上的衣服都脏得不象样了，明天的假日还是照常过，洗整洗整，休息休息，包顿

饺子改善改善生活。下一步重点人要抓紧，干部分工包干，但眼睛光瞅着个别人还不行，工作不做到家，谁都能出问题。咱要学硬六连，全面建设连队，扎扎实实把每一个战士都培养成硬骨头兵。”

杜大根听了郑兴这番话，心里说不出是个啥滋味。他想：理是这么个理儿，管用不管用，还得走着瞧。

三

这是个少有的晴朗天，天上碧空如洗，海面平静似镜。山崖下伴着哗哗的山泉，飘来一阵阵欢快的笑语和粗犷的歌声。战士们从心底感到春天真的来到了海滨，他们笑着，唱着，洗着衣服，过着快乐的星期天。

郑兴来到崖头，看着崖下欢乐的情景，心里感到甜蜜蜜的。他两眼在人群里捕捉了半天，没见耿志厚。他已经找了一大阵了。放眼四下里一瞧，噢，他钻到那里去了。越过沙滩，在那一片礁林中，耿志厚呆呆地坐在那里。郑兴刚要拔腿飞奔，只觉腹部一阵疼痛，他双手按住腹部，一步一步朝耿志厚走去。

耿志厚二十五、六岁，大块头，身材粗壮。入伍整五年了，论工作那是俩哑巴见面——没说的，就是有个倔脾气，认死理，他要认定的理真是十八个人绑一块也“抬”不过他。但他也并非凡事都抬杠，一般只是在他心里有“愁事”，解不开“疙瘩”时才抬。昨天中午的事，罪要在平时，也不会闹这么僵，只因为这两天他心里有事，情绪不好，见什么都烦，一开口就冲。别人只知道他家里来了封信，其实

事情糟糕到什么程度，只有他自己心里有数。

事情是这样的：耿志厚有个对象叫玉英，自从前年挂上钩，两人书信上的爱情，还是比较甜蜜。打去年玉英当上教师，耿志厚添了块心病，看人家的来信，字迹工秀，说的头头是道，相比之下觉得自己比人家矮了一点。可经过这一年书信来往，并没发现玉英有啥新的想头，他心里这才慢慢熨贴了。眼下新兵来了，那老兵就船到码头车到站了。他估摸自己差不多了，就提前给玉英打了封信，一是下点毛毛雨，另一头是，两人年龄都够了，想复员回去就那个……前几天玉英回了信，什么“服从需要”，“听从安排”，“站好最后一班岗”啊，写了满满两大张。这些倒没啥，最关键的在后头，她说不打算过早结婚，再推两年。这一下不要紧，弄得耿志厚好几宿没合眼。他越琢磨越不是味，早？都二十六啦，还早吗？你不知我家里的境况吗？这不是明摆着想吹嘛？他越寻思这话越有文章。现在他坐在那结着冰凌的礁石上也觉不着凉，想想这事，再想与副连长的事，两手使劲捧住个痛得发胀的脑袋。

“五班长，现在逛海边，是不是有点为时过早？”

耿志厚抬起头，一看是连长，那心里的甜酸苦辣一下涌到了鼻根，双手一把握住郑兴的手，泪珠子在眼眶里转悠了好几圈，差一点掉了下来。他瓮声瓮气地说：“连长，这日子我实在没法过了。”

“这是什么话，革命战士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

耿志厚从裤袋里摸出那封信：“你看看就知道了。”

郑兴把信从头至尾细细看了一遍，放声哈哈笑了起来。